

漫步遐思录

〔法〕卢梭著 米尔译

漫步遐思录

[法] 卢梭 著 米尔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步遐思录 / (法) 卢梭 (Rousscau, J.) 著 ; 米尔译 .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81120-948-8

I. ①漫… II. ①卢… ②米… III. ①散文-作品集-
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620 号

漫步遐思录

作 者 : (法) 让 · 雅克 · 卢梭

译 者 : 米 尔

责任编辑 : 蒋惠敏

责任技编 : 姚健燕

封面设计 : 海云书装

出版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 515063
电 话 : 0754-82904613

印 刷 :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印 张 : 6.5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7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5.00 元

ISBN 978-7-81120-948-8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水荫路 56 号大院 3 栋 9A 邮编 : 510620

电话 / 020-37613848 传真 / 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译者序

一曲深沉的灵魂绝响

公元1762年，是伟大的“人文科学”的奠基人与思想巨子、伟大的“自然之子”与“真理之子”——让·雅克·卢梭大喜大悲的一年。

他在这一年先后出版了《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前一本书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后两本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被巴黎最高法院通缉，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在日内瓦、莫蒂埃、圣皮埃尔岛期间，先后遭到驱逐。直到1770年，他才得以在“不得再发表危险作品”的前提下，获得赦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了久违的巴黎。

晚年的卢梭，就在巴黎普拉特里埃街一所不起眼

的旧房子里，重操旧业——替人抄写乐谱，以维持生计。这位甘于清贫、淡泊的大文豪，完全厌弃了虚伪、堕落的上流社会，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

由于曾经受到长期的迫害，极度阴郁、敏感的卢梭，总觉得四周净是他的敌人，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敌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们齐心协力，要把他“同仇敌忾地驱逐出人类”。

于是，卢梭只得寻求“大自然母亲”的庇护，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当时，巴黎附近是他经常散步和采集植物标本的地方。从此，卢梭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乐趣，用以打发孤独、寂寞的余生。

在这贫病交加、为社会所抛弃的退隐生活中，对未来完全绝望的卢梭，用笔记录了这段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本《漫步遐思录》。

卢梭认为写这样一部“遐思录”，是一件他在晚年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可见，卢梭本人也十分看重这本《漫步遐思录》的价值。

在本书里，卢梭以优美生动的笔触，娓娓道来，既有精到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也有美丽的抒情描写，尤其是他采用散文诗体描写内心世界，更是一种开创先河的尝试。此书同他的另两部作品《忏悔录》和《新爱洛伊丝》一起，勾画

出了一个永垂不朽者的形象——崇尚自然，热爱生活，情感充沛却又历尽沧桑。受他的影响与启发，诞生了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学流派——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我们随口都能叫出许多响当当的名字，诸如：雨果、拉马丁、乔治·桑等。

本书被誉为卢梭生命中最后一部杰作，巴黎大学的瓦齐埃教授说，卢梭“赋予这部最后的作品的优美标题，可以看做是高傲的格言，或者是哀伤的叹息”。

《漫步遐思录》共分十章，最后一章尚未写完即戛然而止，令人深感遗憾和惋惜。在十章“漫步”中，卢梭沉浸在对自我的反省，对往昔欢乐的追忆，对大自然的迷恋，对真理的探讨，以及对于爱和幸福的渴望等等，演奏出一曲深沉的灵魂绝响，在他深深眷恋过的人世间，久久地回旋，激荡。

译者

2002年6月18日于北京香山

Rousseau 目录 漫步遐思录

译者序 一曲深沉的灵魂绝响/1

漫步之一 缘起与构思/1

漫步之二 梦，大自然，人/17

漫步之三 道德与形而上学/33

漫步之四 如何从敌人那里汲取益处/57

漫步之五 荒岛之恋/87

漫步之六 不寻常的小事情/105

漫步之七 瞧，又多了一种植物/125

漫步之八 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149

漫步之九 异想天开的幸福/171

漫步之十 爱是一切的根源/195

现在，这个世界上剩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了。除了我和我的影子，再也没有兄弟、邻里、伙伴。一个喜好交谊、极重情感的人，已被周围的人同仇敌忾地驱逐出人类了。

并且，他们在对我肆无忌惮地发泄的同时又吹毛求疵地挑剔，哪一种折磨和惩罚对我这颗易受创伤的心都是最残酷的，对于他们却是最快意的。于是，他们便阴毒地斩断了被驱逐者与公众之间的一切连接纽带，极其野蛮和粗暴。尽管如此，我依然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昔日对于他们的爱，这份未曾泯灭的情愫促使我不去计较他们曾经如何对待过我。我以

为，也只有在他们已非为人的时候，才使我的爱怎么也找不到出处与归宿。这样，像我这样的人，终于成为他们的局外人、陌生人，以至终于不存在，这些正如他们所愿。对我来说，脱离了他们，脱离了一切，以后真不知会发生什么呢？这是我必须面对和思考的。糟糕的是，在开始思考这个之前，我必须把过去的一切重新整理一番，必须作一个这样的过滤，通过这些，我才能由他们谈及我。

自1762年到今天的十几年里，我就时常陷于这种怪诞莫名的处境中。我至今仍以为这是一场噩梦。我老是产生这样的幻觉：消化不良折磨着我，我难以入寝，刚闭上眼立刻又会醒来。不过，在与旧友的重修旧缘中，我的痛苦也会相对减轻。我肯定在浑然不觉中完成了一个攀升：一个由明白到浑噩，抑或更确切地说，由生到死的攀升。我不明白自己如何越出了事物的生命规律，一头跌入一片莫名其妙的迷茫中。在这一片迷茫中，我什么也不能看清楚，我愈是努力分析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我就愈无法搞懂我身处何处。

唉！以前，我怎么能够预见这个无法逃脱的命运呢？今天，我落得如此下场，根本不可能预先把它设

想。凭一个人的良知，我是否能够预料到，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人（我当初是，此刻仍是这样一个人）竟会变成或竟会被人无可置疑地当做魔鬼、投毒者、杀人犯吗？我是否料想到，我竟会为恶棍们所捉弄，为人类所不齿吗？我是否料想到，路人所能向我表示的全部敬意，竟会是往我身上吐口水，当今一代竟会一门心思地恨不得将我活埋才如愿以偿呢？在这不可思议的变故发生之初，我猝不及防，因此深为震惊。激越与愤懑的情绪一下子将我推入一种谵妄之中——整整过了十来年时间，它才逐渐得以平复。在这期间，我一错再错，一误再误，蠢事更是一桩接一桩。由于很多不慎而向掌握我生杀大权的人提供了太多的可乘之机——他们巧妙地逐一利用，便把我的命运无可更改地注定了。

长期以来，我徒劳但却坚定地作着顽强的抗争。我根本不善于施诡计、弄机巧，也拙于提防、掩藏；我是如此坦率、真诚、急躁、易怒，我越反抗就使自己被束缚得越紧，并不断给人家制造出新的可乘之机，而他们又决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终于，我意识到，我的一切努力纯属徒劳，一切苦恼也都于事无补。于是，我就选择了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

那就是顺应上天的安排，不再和命运作徒劳的抗争。听天由命，我所受的苦难反而得到了补偿。那是因为，顺应天命给我带来了平静，这种平静与枉费工夫的抗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内心冲突原本是互相排斥的。

促成了我平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迫害我的那些人，在惩罚的同仇敌忾中，大概恨我恨得过了头，以至于把一招妙计给遗忘了。那就是：假如他们对我的打击逐步升级，接二连三地给我制造新的打击，反倒不能继续伤害我了。假如他们聪明地故意给我留下一线希望，那么至今还能让我陷于痛苦之中。他们尽可以用手段来欺骗我，使我一再成为受世人愚弄的对象，使我因希望不断破灭而痛不欲生。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把全部伎俩都使出来了，不但没有给我留下一丝重生的希望，还把他们自己弄得黔驴技穷。他们强加给我的讥讽、诽谤、侮辱、羞耻，再也无法变本加厉地增多而只有慢慢减少了。对此，敌对双方同样是束手无策。他们再不能使迫害升级，我也只有顺天应命、自认在劫难逃了。他们操之过急，使我受到的苦难迅速达到了顶点。如今，就是绞尽一切的脑汁，用尽一切的手段，也不能使伤害有所增加。肉体的折磨

不仅没有使我的苦恼增添分毫，反倒使我借此折磨得以排遣苦恼。假如肉体的痛苦使我喊出声来，或许因而不是发出苦闷的呻吟，那么我肉体的剧痛或许还使我心灵的痛苦有所减轻。

既然那些人将事情已经做绝，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既然不能把我的境况变得更坏，也就休想使我惶惶恐恐了。他们使我从患得患失和担惊受怕这两难中永久逃脱出来，如释重负。真正的灾难是很难叫我屈服的。我亲身经历过的灾难，我反倒不难忍受，但我却承受不了我所预感到的那种灾难。我的想象力一旦受到刺激，就会把灾难连接起来，经由思维的反复作用而把它们扩大、升级。对痛苦的等待使我比真正大祸临头时还要痛苦不堪。对于我，恫吓比打击更为实用。一旦灾难临头，事实便把想象的成分排除，使其本来的内容得以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于是我发现，这些灾难比我原来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切断了一切新的恐惧，摆脱了对不安的期待，单凭习惯就足以使我日渐忍受一种一切变故都不能使之更糟的境况。而随着这种情感逐渐减弱，那些灾难是再也不能使之重生的。这就是迫害我的家伙们在极尽泄愤之能事的同时，给我带来的好处。这使他

们丧失了使我屈服的一切可能。今后，我可以尽情地嘲笑他们了。

还不到两个月，我的内心完全归于平静。从那时起，我就不再畏惧一切，并且依旧存着希望。就是这个希望，一会儿使我信心高涨，一会儿使我垂头丧气，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一个令人悲痛意外事件，终于使我心头这缕微弱的希望之光熄灭了，同时使我明白，在冥冥之中，我的命运早已无可挽回地注定了。从此，我就只有毫无怨言地逆来顺受，这反而让我得以重拾淡泊的恬静。

我从一发现这个阴谋的兆头，就永远打消了在我的有生之年使公众回归于我的念头。我很清楚，这不再可能是两厢情愿的回归，甚至今后也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他们再回到我这一边，也是白费力气，他们再也认不出我来。他们曾使我产生怒不可遏的鄙视之情，使我觉得和他们交往令人心灰意冷，甚至是一种负担。我离群索居会比和他们混在一起幸福百倍。他们已从我心中夺走了我对社交的渴望。到我这把年纪，这种渴望是不会死灰复燃的，为时已经太晚。如今，无论他们加害于我，还是施恩于我，他们的所作所为，我都淡然置之。这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于我已

经无关紧要了。

尽管这样，我仍对未来寄予希望。我想，也许以后会有较为优秀的一代，只要他们鉴别一下这一代人给予我的判断和对我采取的态度，就会不难识别教育他们的那伙人所玩弄的阴谋诡计，就会看出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希望迫使我写出了《对话录》，使我作了许多疯狂的突破，以使之流传后世。虽遥遥无期，却让我的心为之激情澎湃，如同当初我还在本世纪寻觅一颗公正的心时一样。这些希望仍然使我沦为同代人的笑料，即使把这些希望远远抛开也还是于事无补。我在抱希望的《对话录》中陈述了种种理由。我错了，好在我明白得相当及时，这才在撒手人寰之前得到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这些好时光就从我现在所说的这一刻开始，而我有理由相信，它再也不会中断。

就在几天前，通过思考，我认识到，此前我曾奢望众望所归，那真是大错特错的一种想法，就算是在别的时代也是如此。要知道，在关于我的问题上，人们受着恨我入骨的那些团伙中的一些人的教唆。其中一些人总是要死的，但不死的团伙还在。那没完没了的仇恨正如煽动起这股仇恨的恶魔一样，具有永久的

活力。当那些人统统死了之后，医生们和奥拉托利教徒们仍旧活在世上，如同那些人在我生前曾使我不得好过一样，他们一样会让我死后的名声不得安宁。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确冒犯过的医生们倒有可能平息怨气。但是，我十分信赖而又未曾冒犯的那些我爱慕和尊敬的奥拉托利教徒，这些教会中的人、半真半假的僧侣将永远是难消心头之恨的。他们决不会对我那实际是由他们的不公正造成的罪过而宽恕半分的。而由于他们将竭力煽动和教唆，公众对我的仇视会比他们的更为长久。

我在这个世界上了一了百了，再没有谁能够对我施恩或迫害。在这个世界上，我既一无所求，更是无所畏惧。我在这深渊之底倒落得自在、洒脱，虽然倒霉、不幸，但却没有牵连，逍遥得如同上帝！

从今往后，我和我身外的一切彻底脱离了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知己、邻人、兄弟。我活在地球上，就像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一样，我可能是从我原来居住的外星上掉到地球上的。假如我在自己身边发现了什么，那只有徒添苦恼和痛心而已。当我把目光投向我接触到的身边之物时，总会发现某个东西令我不平、蔑视，使我伤痛、心寒。让我把这些越

想越痛苦而又于事无补的伤心事从头脑中撇开吧。在这风烛残年，既然我所渴望的慰藉、希冀与安宁只能从自身中寻求，就无须为身外之物去劳财伤命。我正是在这种境遇中，继续着我先前称之为“忏悔”的这一严肃而诚恳的自省。我把最后的闲暇奉献给了我全身心走进的与灵魂交谈的温馨之中。这是旁人从我身上唯一无法剥夺的。假如我对我的内心倾向作细致深入的思考，把它们打点得更完整，并对可能存在的偏误予以修正，那么，我的这些静思冥想绝对不会是毫无用处的。我在世上虽一无是处，但我决不会把我最后的光阴白白浪费掉。在漫步的每一天里，总有令人神往的神奇火花涌上心头。遗憾的是我把它忘却了。我就是要把还能回忆起来的记录成文。日后，每当我回忆起来，这种快乐必将油然而生。只要我一想到我的心灵曾经达到的境界，我就会把那难堪的厄运、我的迫害者以及我蒙受的屈辱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确切地说，这些手稿只不过记载了我那些不拘形式的遐思罢了。在这里，我每每神游的时候，自然会更多地想到自己。此外，凡是我在漫步中一闪即逝的各种古怪想法，在这里也将占有一席之地。我将根据